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一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舉人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一 宋 黃履翁 撰

治鑑綱目 論文公褒貶之意

治鑑目錄司馬公晚筆也而其書太簡不足以備歷代

之顛末

通鑑綱目序先正溫國司馬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

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達厥中而未成也

治鑑補遺胡文

定續書也而其事固備不足以示後來之監戒

同上紹興初故

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援國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干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

讀之猶竊自痛記識之弗強不能  
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 然則成先正未成之志

發遺書未發之蘊此文公綱目之作其有益於治鑑也

不少愚嘗莊誦公之書而知用功深而持論嚴矣夫歲

年有久近詳書甲子以紀之則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

序云表歲以首年注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過甲  
子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依舉要亦備歲年 國

統有離合特書正統以別之則統正於下而人道定矣

同上因年以著統注凡正統之年  
歲下大書非正統者兩行分注 有始終興廢災祥沿

革之正例者有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之變例者皆大書

以提要則大綱槩舉而監戒昭矣

同上大書以提要注凡大書有正例有變

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灾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特書

之有追原其始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備載其言者

皆分注以備述則衆目畢張而幾微著矣

同上分注以備言注凡分注

有追原其始者有遂言其終者有詳陳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昔溫公嘗謂吾作此書惟王勝之嘗閱之

終篇自餘君子讀未終紙思睡矣是其編次太詳也今

大綱舉而衆目張其得詳畧之中乎

張芸叟答孫子發書多論通鑑其畧

云溫公嘗曰吾作此書惟王勝之嘗閱之終篇  
自餘君子求見欲觀讀未終紙已欠仲思睡矣溫公又

謂臣今所述止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之  
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是其勸戒未著也今監

戒昭而幾微著其得褒貶之法乎

溫公作魏紀曰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

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之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法撥亂世反諸正也昔

人有言杜征南顏秘書乃左丘孟堅之忠臣特其所謂  
將順者而小司馬蘇頲濱乃太史公正救之忠臣其功  
尤多然則晦翁所編不惟爲溫公將順之忠臣抑亦溫

公正救之忠臣也自今觀之戰國之時秦楚韓魏之僭

王則別之使天下知僭偽之不得其正亦春秋誅吳楚

之法

通鑑綱目周赧王五十九年王入秦盡獻其地歸而卒是年不書正統年紀遂分注秦昭襄王五十

二年楚孝烈王八年燕孝王三年云云

南北之際宋齊梁陳之分治則卑

之使天下知傳授之不得其統亦春秋黜五伯之意

通鑑

綱目自晉恭皇帝元熙二年宋王劉裕稱皇帝廢帝爲

零陵王至次年不書宋年爲正但分注宋永初二年魏

恭帝六年至齊梁陳皆依此例削曹魏之竊位明昭烈之正統非異溫

公也所以示天下之大分

按通鑑作魏紀書世祖文皇帝黃初元年綱目不書魏年

號大書昭烈皇帝章武元年分注魏黃初年吳黃武年魏曰魏主吳曰吳主以蜀爲正統稱皇帝去則

天之僞號存中宗之紀年非拂溫公也所以正天下之

公論

按通鑑作武后紀書嗣聖元年廢中宗爲廬陵王後改垂拱元年又改天授元年長壽元年至綱目

皆不書之但始終書中宗嗣聖元年號揚雄本仕於漢也而曰莽大夫揚雄

蓋雄之姦心佞舌曲筆美新名之曰莽者正以誅諛臣

之心

通鑑綱目莽元鳳五年莽大夫揚雄死注云雄所作法言卒章盛稱莽功德可比伊周後又作劇秦

美新之文以頌莽君子病焉陶潛本沒於宋也而曰晉處士陶潛卒

蓋潛之清風高節恥身後代稱之曰晉者正以表忠臣



之節

通鑑綱目宋元嘉四年書晉徵士陶潛卒注云潛自以先世爲晉輔貳後屈身後代自宋高祖王業

漸隆不復肯仕是歲將役徵之會卒世號靖節先生

漢史曰幸太學今不曰幸而

曰視尊師道也

光武紀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綱目云光武初起太學帝還視之

唐

史曰尚公主今不曰尚而曰達明人倫也

按唐史例曰某人尚公主

按通鑑綱目例曰公主遠某人如景龍元年冬十一月安樂公主遠武延秀之類

書孟軻之去

齊傷吾道之不行也

綱目周赧王元年書孟軻去齊注是時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

伐爲賢而處士楊朱之言盈天下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推明孔子之道以正人心息邪說爲已任是以所如皆不合遂致爲貶仁傑以係周惡臣道之不立也

按綱

目中宗嗣聖八年周武后如意元年九月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又嗣聖十五年周武氏聖曆元年秋八月周以狄仁傑兼納言元狩六年特述殺大農令顏異者嘆公卿自

後取容矣

綱目武帝元狩六年書殺大農令顏異注自是之後有腹誅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

取容矣元鼎三年大書令入財補郎者嘆郎選自後益衰

矣

綱目武帝元鼎二年書令株送徒入財補郎注所忠言世家子弟常大亂齊民乃召諸犯令相引數千人

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選衰矣

大抵一事之疑若決著龜一字之

簡凜乎釜鉞發潛德之幽光誅姦雄於已死者此書也別正閏之異號辨冠屨之殊分者此書也嗚呼公之書

豈私見臆說而自爲哉採故老之異聞拾諸儒之緒論

質諸人心而無疑參諸衆論而無愧也是故其書衛鞅

之受禍則取胡氏之論

綱目周顯王三十一年秦人誅衛鞅滅其家注胡氏曰鞅至是

雖有變計亦無所施矣何則百姓者其仇也六國者其敵也惠文王之憾不可平公子虔之刑不可補商於叢

爾之地不足以自蔽也欲圖善後之策亦無所爲而可矣嗚呼刑名之學刻薄之徒亦可以少戒哉其書

秦割地以和韓魏則取蘇氏之說

綱目周赧王十七年齊韓魏伐秦敗其軍

於函谷關河渭絕一日秦割河東三城以和三國乃退注蘇氏曰使田文能奮其威則是役也齊可以伯惜其聽蘇氏之計臨函谷關而無攻以求楚東國而出師之名索然以盡東國既不可得而懷王卒死於秦其述

秦趙會於澠池則楊龜山之議也

綱目周赧王三十六年秦趙會於澠池注

楊氏曰古之智者以小事大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得免者至乃棄國而逃之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而欲以身死之可謂未義而傷勇矣及其全璧而歸於趙亦何益哉其述張良誤中

副車則程子之辨也

綱目癸未秦二十九年帝東遊至陽武韓人張良狙擊誤中副車令

天下大索十日不得遂登之杲刻石而還注或曰張良之計不亦踈乎程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何暇自爲謀哉

夫惟旁搜博採非一書也左諏右訪非一說也則是書

之作非一已之私見乃天下之公論矣昔晦翁嘗語門

人曰某作通鑑綱目後之君子必有取焉嗚呼使晦翁

非真見此書無歎必不肯發此語也

語錄先生語門人曰如三國南北五

代皆天下分裂不能有君臣此時使無正統某嘗作通鑑綱目有無統之論此書今方成後之君子必有取焉

厥今秘閣珍藏壁星相映翠幄進講遺編有光而公之

言驗矣

周子通書

誠爲此書之樞紐

昔張南軒記濂溪之學曰本乎易之太極中庸之誠是

知太極與誠乃自得之蘊也

張敬夫濂溪祠堂記先生之學本乎易之太極中庸

之誠朱晦翁釋濂溪之書曰聖人之誠即所謂太極是知

誠與太極乃無間之妙也

誠上篇誠者聖人之本注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

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圖相表裏誠即所謂太極也

愚嘗歛衽危坐澄心端思究

通書之微言溯先儒之緒論竊知先生之言其高極乎

無極太極之奧而其實不離乎日用之間其幽探乎陰

陽五行之蹟而其實不離乎仁義禮智剛柔善惡之際

其體用之同源顯微之無間秦漢而下誠未有臻斯理

者不外乎大易中庸之所傳也

晦庵濂溪祠堂記

大抵書之要

旨不外乎誠之全體而誠之全體不外乎圖之太極明

乎此則四十篇之旨思過半矣夫誠者實理之謂也是

書首章一則曰誠二則曰誠

通書誠第一誠第二

正以發全書之

旨趣示後學之根源而其所謂誠則有二焉自然而實

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正中庸所謂自誠而明

自明而誠之旨此又所當熟究焉者是故曰誠者聖人

之本也

誠上篇誠者聖人之本也

曰聖誠而已矣

誠下篇聖誠而已矣

曰誠無

爲也無妄也

誠幾德篇誠無爲幾善惡又家人睽復無妄篇妄復則無妄矣無妄則誠矣

曰

誠動於此也寂然不動也

思第九篇幾動於彼誠動於此又聖第四篇寂然不動者

也誠此誠者天之道性焉安焉之謂也曰君子乾乾不息

於誠也乾損益動篇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曰至誠則動擬

議以成其變化也擬議第三十二篇此誠之者人之道復焉執

焉之謂也其論舜之心誠家人睽復無妄篇推堯所以釐降二女於鴻汭舜可禪乎

吾茲試矣云云身端心誠之謂也孔子之道德孔子篇道德高厚其誠者之道

歟其論顏子之發聖蘊聖蘊篇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仲由之

喜聞過過二十六篇仲由喜聞過其誠之之道歟其論聖之希天志

篇聖希天賢希聖聖之明通聖學第二十篇是亦誠者之道也其論士



之志學

見上

君子之務實

務實第十四故君子進德脩業學學不息務寔勝也

是亦

誠之之道也言其師友者欲人聚辯此實理耳

師友上第二十

四師友下第二十五

言其童蒙者欲人求明此實理耳

蒙艮第十童蒙求

我我正果行如筮馬

患人以辭章決科而昧此實理則曰文辭爲

藝而道德爲實

文辭第二十八篇文辭藝也道德實也

患人以富貴肥家

而喪此實理則曰銖視軒冕塵視金玉

富貴第二十三銖視軒冕塵視

金玉是書也無非推明乎誠之一字耳然人見其文之質

而不知其義之精人見其言之淡而不知其味之長

胡氏

論通書曰人見其書之約而不知其道之大也云云何者形而上者固此理也形而下者亦此理也散於造化者固此理也會於人心者亦此理也是理也寓之於圖則曰太極筆之於書則曰誠太極具則二氣五行之運行實理全則五常百行之發見又安有異理哉故誠之源則陽之動誠斯立則陰之靜也誠上篇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注即圖之陽動也又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注即圖之陰靜也樂之善則陽之屬也樂之惡則陰之屬也誠德篇誠無爲幾善惡注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

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

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之性也

同上德愛曰仁宜曰義理

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注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則有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孝

悌忠順之百行即萬物之象也

誠下篇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注五常仁義

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順之屬萬物之象也

不特此爾若五行陰陽陰

陽太極

動靜篇

若五殊二實二本則一

理性命篇

又發明乎物

物各具實理非自微而之顯乎若禮理樂和

禮樂篇禮理也樂和

也注禮陰也樂陽也

若剛柔善惡

師第七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注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

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

又發明乎事事皆陰陽非自顯而之

微乎又不特此爾聖學一篇言一之無欲而極明通公  
溥之境然學者深味之則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  
皆不外乎此心矣聖學篇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  
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  
溥明通公溥庶矣乎注此章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  
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  
用間自無別  
用力處矣孔子一篇言夫子道德教化而合天地四

時之妙然學者詳思之則知孔子本太極而有陰陽五

行之用矣

孔子下篇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  
而四時同其性孔子乎注道高如天者陽也

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  
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嗚呼通書筆絕庭草迹

蕪世無諸老相與講論以發其所未言之旨則後之學

者又安知其旨要哉愚故曰味西銘之書當知仁孝之

至理

程明道曰西銘之書仁孝之理備乎此

究通書之旨當知至誠之實

體而好爲議者曰周子之言復以利貞爲言非大易之

說也

晦庵語錄門人問濂溪說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動處說先生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

利貞誠之復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則止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

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樣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

下面一畫便是動處

王弼之說與濂溪同周子之言中以和爲訓非中庸意

也

師第七惟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注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以和爲中與中庸

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夫周子之學源流於易

中庸之書而議論若是相戾何哉曰知周子以坤卦言

則利貞亦可以爲復

見

知周子以時中言則達道亦可

以爲中

或問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則曰中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和何

以爲天下大本耶曰子思所謂中以未發言也周子所謂中以時中言也學者涵泳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

相悖可也

噫書不盡言圖不盡意學者當求諸胃中之真見

而毋泥紙上之陳迹云

文公四書

論四書心學之要

四書之學世儒論之詳矣雖然聖經浩博千岐萬轍吾道高深如天如淵蓋未易涉其流而窺其涯也粵自魯鄒教息蟬噪蛙鳴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諸儒之所論不外乎章句訓詁之末是故說語孟者溺於卑近則得其言而不得其所以言鶩於高遠則自謂得其所以言乃并與其言而失之

晦庵語孟精義序論孟之書學者所以求

道之至要古今爲之說者蓋已百有餘家然自秦漢以來儒者類皆不足以與聞斯道之傳其溺於卑近者既

得其言而不得其意其驚於高遠者則又支離踳駁或乃并其言而失之學者益以病焉談中庸者

雜於異端而有近理亂真之禍

晦翁中庸章句序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

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云云佛老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講大學

者知其正心誠意而不及致知格物之原

晦翁大學章句或問漢魏

以來諸儒之論未嘗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馳心

由學議論崢嶸腐唇析句識趣卑陋噫可歎也碩果不

食我宋復興星聚奎而文風振起水汴洛而道統流傳



周子奮於九江之下程子鳴於河洛之間得有所考以  
續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異端似是之非其後  
也武夷大儒塌窳唱和錯簡淆亂者則支分節解而脉  
絡貫通殘編簡斷者則正訛補闕而旨趣歸會於是有  
章句之作大學章句云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  
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  
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  
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云云前乎伊洛一言之有據  
吾取之後乎伊洛一義之有考吾取之理有未安雖學  
正學者必去言有不可去雖不與吾好者必錄於是

集註之作雖然左氏之傳必託之君子而後褒貶之義  
明法言一書設爲問答必託之或人而後顯今也合衆  
派而會流參殊塗而同歸故說之有所取必明其所以  
取之意說之有所去必辨其所以去之由此或問之作  
又得以曲暢旁通而無遺論也然文公之意正將繼絕  
學傳正統豈但鑽研訓釋而已哉蓋論語之言無所不  
包其要在於心之操存涵養七篇之指無所不究其要在  
於心之體驗擴充

論孟精義序抑嘗論之論語之言無所不包而其所以示人者莫非操存

涵養之要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所  
以示人者類多體驗擴充之端云云  
中庸其言雖多

而其樞紐不出乎心之誠

中庸或問蓋此篇大抵專以發明實性之本然欲人之實

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

鳴呼深哉大學其論雖博而其

始終不出乎心之敬

大學或問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為小學

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為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

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為說焉

無非昭揭

此心法啟鑰此心學也嗚呼此非先生之學之至其孰

能明之哉大抵心學難傳也出入無時非得於操存則

其失也縱旦晝牯亡非得於涵養則其失也蕩脉絡難明界分難別非體驗之則其失也蔽善端方萌正性方覺非擴充之則其失也固尸居龍見淵默雷聲虛室生白吉祥至止則心在乎誠否則流於妄矣出門如賓承事如祭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則心在乎敬否則流於肆矣吾觀洙泗之所講明文公之所解釋則聖賢之分量理義之精微莫不昭然於方冊間矣且學莫切於操存也夫以曾子之魯一日三省忠於人而信於友傳於師

而習於已故釋之曰此專用心於內也

論語集注謝氏曰諸子之學皆

出於聖人其後愈遠而愈失其真獨以顏子之愚終食

曾子之學專用心於內故傳之無弊不違造次於是顛沛於是故釋之曰此存養之功密也

同上言君子爲仁自富貴貧賤取舍之間以至於終食造次顛沛之頃無時無處而不用其力也然取舍之分

明然後存養之功密存養之功密則其取舍之分益明矣學莫深於涵養也暮春沂

泗舞雩詠歸氣象從容曾次灑灑落然未知所言何意而大儒則曰無舍已爲人之意天地同流自見言外是言

也誰其知之同上曾點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慾盡處天理流行隨處充滿無少欠缺故其動靜從

客如此而其言志則又不過即其所居之位樂其日用之常初無舍己爲人之意而其曾次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隱然自見於言外視三子之規規於事爲之末者氣象不侔矣夫子歎息而深許之而門人記其本末獨加詳矣蓋亦有以識此矣簞食瓢飲頽然陋巷內性優游

外物脫落然未知所樂何事而大儒則曰從事於博文

約禮以至於既竭吾才而後有得是樂也誰其會之同上

程子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愚按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

此精義之序所謂論語之言莫非操存涵養之要者是

也然亦非訓釋之功何以知其味哉學莫難於體驗也

先利後義之辨其非爲善爲利之言其間所以驗天理

人慾之分也然毫髮千里之說以利爲義之說又廣其

所未言

孟子集注梁惠王上循天理則不求利而自無不利徇人慾則求利未得而害已隨之所謂毫

釐之差千里之謬此孟子之書所以造端托始之深意

學者所宜精察而明辨也云云又同上楊氏曰舜蹠

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

謹然講之不熟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

所當深察也或問雞鳴而起

鄉原之德賊告子之義外

若未接物如何爲善云云

所以驗似是而非之說然求媚於世之戒不得其正之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

十五

戒又發其所已言

同上盡心下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媚於當世是鄉原之行也又告

子上告子之辨義外而屢變其說以求勝卒不聞其能自反而有所疑也此正其所謂不得於言勿求於心者所以卒於鹵莽學莫先於擴充也自可欲之善極而至而不得其正也

於聖而不可知之神自徐行後長之事極而至於堯舜

之道此教人以希聖之學然上下一理之訓日用不知

之訓又從而紬繹之

同上尹氏曰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之至

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又楊氏曰堯舜之道大矣而所以爲之乃在夫行止疾徐之間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百姓蓋日充赤子入井之心而仁足以保四海充無用而不知爾



欲穿窬之心而義至於不勝用此教人以善推之學然不能自己之說推不爲達所爲之說又從而反覆之上

公孫丑上皆即此推廣而充滿其本然之量則其日新又新將有不能自己者矣能由此而遂充之則四海雖遠亦吾度內無難保者不能充之則雖事之至近而不能矣又盡心下能推其所不爲以達於所爲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此精義之序所謂孟子之言莫非體驗而無不義矣

擴充之要者是也然非訓釋之功又何以明其旨哉夫誠者心學之極致始乎天命謂性者言實理之原也終乎無聲無臭者又極天命之性而言也謹獨云者所以

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中庸則言實理之有常過不及則不知實理之妄行曰費曰隱者言實理之用廣體微鳶飛魚躍者言實理之流行充滿誠明以下累章之言者反復乎此耳大抵誠之爲道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以天理言之則冲漠無涯真實無妄萬理兼該一體無雜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聖人之心言之氣質清純表裏洞徹人慾盡泯天理渾然故聖人得誠之名

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此或問一書講明

發揮以言誠爲中庸之樞紐者詎不信歟

中庸或問曰何以言誠爲

此篇之樞紐也自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達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夫敬者心學之大原一篇之指其豈無實而有是哉

目凡八八事之要其條凡三蓋脩身以上者明明德之

事以求知至善之所在也齊家以下者新民之事以求得至善之所止也然究其端緒明其本末又皆不外乎敬之一字蓋敬心既立而由是格物致知以明事物之理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脩其身則所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乎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夫敬之爲道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爲小學者固將以涵養本原以成其始爲大學

者固將以開發聰明以成其終此或問一書議論問答

以言敬爲聖學之始終者詎不信歟

大學或問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

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灑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脩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然嘗論之脫略言語會悟理義者心習之學也研

窮章句遺棄本根者口耳之學也文公之釋四書者正欲示天下性命之原開人心誠敬之天學者而求語孟之書當思吾夫子之所以至於聖人者何如孟子之成

於聖人者何如

集注篇首讀論孟法程子曰學者須以論語孟子爲本云云聖人之所以至於

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

意可見矣其問也猶吾之問也其善也猶吾之善也

上同夫子

之所以明快孟子之所以雄辯

伊川語錄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是弟孟子

儘雄辯

夫子之所以涵養孟子之所以光耀

集注孟子篇首程子曰孟

子有些英氣纔有英氣便有圭角英氣甚害事如顏子便渾厚不同顏子去聖人只毫髮間孟子大賢亞聖之次也或曰英氣見於甚處曰但以孔子之言比之可見且如冰與水精非不光比之玉自是有溫潤含蓄氣象無許多晝誦而味夜思而求反復於靜一之中決洽於光耀也

精研之後端拜秋陽之皜皜緬想太山之岩岩氣質自是而成焉事功自是而審焉則不在於講說之間而在於涵泳之頃學者而求中庸大學之書當思在天之對越鬼神之格思對妻子如對賓客對童稚如對大人造化之深理鬼神之能事聖人之極功皆造端乎一念之誠弗貳以二弗參以三巨細相涵表裏交養整齊於執事之時端莊於若思之際心性之實德事物之妙理國家之極治皆默會乎一念之敬則是書不在於訓釋之

粗而在於存養之妙昔尹和靖門人稱尹公於經書不爲講解而耳順心得如誦已言噫心領神會乃文公之本意而筆舌饒饒非文公之得已也雖然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論孟無以融貫會通而極中庸之歸趣此又後先之序也噫伊洛我師也文公豈欺我哉

誠論天道人道之誠

誠之道大矣哉具於太極之渾淪而極於天地之變化



始於夫婦之隱微而著於鳶魚之飛躍存於盛服之齋  
明而格於鬼神之左右洋洋是故真實無妄純粹無偽  
徹上徹下皆實理之所爲者誠也而一有所雜則妄矣  
悠久不息周流不已自始至終皆實心之所爲者誠也  
而一有所間則息矣雖然難言也竊嘗泝魯鄒之淵源  
沿伊洛之流派達紫陽之舟楫而聞其略矣且以自然  
之理言之天地之間惟天爲至實而無妄冲漠無朕而  
萬物兼該剛健常行而一體弗雜是以一元之氣無古

今無寒暑無風雨晦明萬古常運而未嘗有一息之停  
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此之謂也天下之物無洪纖  
無巨細無飛潛動植萬古常生而未嘗有一物之差易

曰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之謂也

中庸或問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

難言也姑以其名義言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亦隨其所指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神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所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同然其義之所

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妄此萬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物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有物以雜也

是理也在天爲實理在人爲實心自然而實者天也必

期於實者人而天也

注見後

夫所謂自然而實者聖人極

致之功也蓋聖人氣稟清純赤子不失一真渾融萬境洞徹渾然元氣之未鑿湛然太虛之無累動容皆禮不勉而中從容皆道不思而得仁則表裏皆仁而未有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未有一毫之不義正大舜

天德出寧之境文王純亦不已之天夫子從心不踰矩之年也夫所謂必期於實者賢人自明之教也蓋賢人性命雖正而梏於形體道心雖具而局於氣質掃其塵而鑑自明澄其滓而水自清慾盡理還人泯天定謹獨於暗室不覩之地存心於雷聲淵默之時當其惻隱之發而不雜於伎害則所以爲仁者無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不雜於貪昧則所以爲義者無不實矣正顏子克己復禮之學曾子一日三省之功孟子誠身明善之

道也嗟夫性焉安焉者聖也復焉執焉者賢也聖則希  
天賢則希聖其分量之小大氣質之清濁才品之高下  
固有不可強而同者然生知學知其歸一致安行勉行  
其終同功恐懼不聞此誠之固執者而言也而能極天  
地位萬物育之功曲致有誠此誠之未至者而言也而  
能造至誠能化之誠並中庸擬言議動之學而至於變化  
通書擬議第三十五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  
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晦庵注曰  
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慾無誠立之驗而極於明通通書

後錄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  
於無无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云云此造化  
之實理鬼神之盛德聖神之極功又孰爲有餘孰爲不  
足哉噫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自明之教學者不可一息  
間斷也嘗觀中庸一書其論理也詳矣要其本旨不過  
發明乎誠之實理所謂天之道人之道是已天命云者  
實理之原也性其在我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  
也者又因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曰大本達道所以言  
實理之體用曰天地位萬物育所以極是理之效驗中

庸云者其知實理之可常者乎過與不及云者其不知

實理妄行者乎

注見後

以舜明知以回明仁以子路明勇

謂誠者亦實此三德而已爾

中庸章句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

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又云達道雖人所共由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別無誠

實理之爲用也廣故曰費實

用之爲體也微故曰隱近而夫婦遠而聖人天地皆費

也而是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焉道不遠人者夫

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推其所以

然則有至隱存焉

中庸章句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

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又第十三

章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其述自邇

自卑則言乎費其述不見不聞則言乎隱而帝王之事

夫子之言則又合體用兼費隱而並言之矣信矣夫誠

爲中庸之樞紐也

中庸或問曰何以言誠爲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

理之原也性其在我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



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揜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効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遠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揜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實而無一毫之僞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者所以反復乎此而語其所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絅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已可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化也無聲無臭又

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字也嗚呼深哉是理也伊洛諸公蓋得之故通書

之言誠也既曰聖之性又曰賢之復

通書誠幾德第三誠無爲幾善惡德

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性焉安焉之謂聖復焉執焉之謂賢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易傳之言誠也既曰無妄又曰不欺

近思錄易傳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

矣一本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但以不欺爲誠徐仲車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夫曰性曰無妄者所以發中庸誠者之旨

曰復曰不欺者所以明中庸誠之者之義然周程二公

豈但空言而已哉君子當於踐履中求之志伊尹之所

志學顏子之所學

通書

以存養爲實功以踐履爲實地致

知格物爲誠意之驗持敬主一爲成德之本

遺書冰輪金

井而念慮之澄徹

趙閱道贈周茂叔詩

光風霽月而曾次之灑落

黃庭堅瀟溪詩序

玉質金聲渾乎內外之無瑕

晦庵作明道贊

規圓矩

方截乎言動之無缺

晦庵作伊川贊

非苟知之亦允蹈之粹哉

伊洛之學也然而論者則曰擬議論誠之篇周子謂成

其變化而晦翁疑之

注見上

自誠之明之章程子謂誠即

明也而晦翁又疑之

或問誠明之說曰程子諸說皆學者所傳錄其以內外道行爲誠明

似不親切云云程子之辨雖已得之然未究其立言本意之所以失也其曰誠即明也恐亦不能無誤

晦

翁深於理學也而操戈若此然則周程果非中庸之旨

歟曰義理之學難言性命之蘊難究疑之者乃所以信

之也君子之學寧過於疑毋寧過於信過於疑必有所

見焉過於信則口耳乎學非心胃學矣故晦翁之注釋

通書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非

惑周子也信周子也

晦翁注通書擬議事云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

事釋中庸曰誠則無不明明則可以至於誠非異伊川

也佐伊川也

中庸章句注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學者誠能佩中

庸味通書步武周程張朱之言則可以造聖賢之閫奧  
會德義之淵源矣噫立則參前與則倚衡出門如賓使  
民如祭此魯論之心學孔氏之家法也故曰孟子不言  
易而深於易論語不言誠而極於誠

復

論善惡動靜之復

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淵哉康節之言也

康節詩

又晦翁語

錄或問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以人心觀之便是善惡之端感物而動處曰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爲子方四五分是他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昔者聖人作

易以擬陰陽之變於陽之消而息於下也聖人乃以復名卦其說則取既往而來反之義其爻則有一剛五柔之畫其象則雷在地中以明將奮之意其旨則碩果不食以取復生之理此見天地生物之心循環之無窮也晦翁答晦叔書但以易傳觀之則可見矣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至

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天地以生物  
爲心此句自無病昨與南軒論之亦已云無疑矣夫大  
德敦化而川流不息豈假夫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  
也亦見其絕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往來之象爾是  
雖氣有開闔物有虛盈而天地之心亘古窮今未始毫  
釐間斷君子但觀一陽之初動萬物之未生其生意闔  
然具此全美則所謂天地生物之心者豈不可見乎  
晦庵  
答張敬夫論復曰復見天地之心某則以爲天地以生  
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開闔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  
古窮今未始有毫髮之間斷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  
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

所以復者則有理而已而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所謂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徒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言也夜氣固未可謂之天地心然是氣之復處苟求其故伊川曰一陽動之端乃天地則亦可以見天地之心矣

生物之心也

伊川易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

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知之云云

晦庵曰陽極復生此可以見天

地之心也

上見

其與康節之言蓋相表裏嗚呼微矣哉是

理也在造化則爲陰消陽動之機也在人心則爲慾盡

理明之初也蓋人之爲人太和保合善端無窮所謂復



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  
亦曰不逐逐於外不汨汨於物則吾心之體即此而存  
同然之善自有不能已耳方人心之始復也有茁其萌  
有惻其隱夜氣存於不梏之初善心動於有感之際元  
之始長而生生無窮春之始露而盎盎莫遏歛於方寸  
隱於眇綿蓋有不可得而限量之妙晦翁復齋銘萬物  
職職其生不窮孰  
與尸之造化爲工陰闢陽開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  
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  
生意闢矣具此全美其在於人曰性之仁歛藏方寸包  
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於以充之四海其準曰惟

茲今渺綿之間是用齋戒擗身閉關仰主義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及其人心之已

復也四端充廣萬善呈露誠復而妄除天存而人泯雲  
行雨施吾之德也鳶飛魚躍吾之誠也天高地下吾仁  
之流行也於以充之四海其準而實不出乎一念之間  
正顏子復禮歸仁之功孟子惻隱擴充之善濂溪誠通  
誠復之天也噫聖人於復之卦所以贊其可見天地之  
心而又以爲德之本者其不以此歟嘗謂復者反也言  
反其本然之善也小人迷復衆人有復聖人無復何者

天地之氣所以有復者以其有陰衆人之心所以有復者以其有惡若聖人之心造化爲一赤子不失天理渾然初無間斷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雖然聖人亦未嘗無也復之理有二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旦晝枯亡膠膠擾擾而惻隱羞惡之心躍然於一悟之頃是善惡爲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而有一念之動是動靜爲陰陽也聖人固不可以善惡言而靜極而動之復豈能無之此又所當熟究而洞識也

晦翁文集天地有陰則有復衆人有惡則

有復惟聖人則無復若靜而復動則有之但不可以善惡名也又語錄或問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同須要各看得分曉然嘗

究大易之精旨考先儒之緒綸又不能無疑焉通書所

謂利貞誠之復周子蓋以靜而言也

周子通書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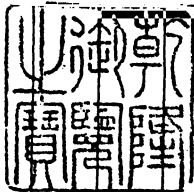
之者善也誠之者性也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云云易傳所謂一陽復

於下程子又以動而言也上見夫周程乃師友淵源之學

其立說若是異同何耶蓋以靜而言者於坤爻指其所

歸之地以動而言者於復爻指其所動之處所歸之地

利貞之德所動之處又元之德也其言異其意同或者  
烏可妄疑哉此晦翁以濂溪伊川之說非有所異但所  
指之地不同其言可爲依據矣晦翁語錄或問濂溪說復字就歸處說伊川就  
動處說所以不同曰然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  
云利貞者誠之復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  
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  
利貞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  
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  
理只一樣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  
嗚呼不有  
周程無以明大易之旨不有晦翁無以明周程之論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一

#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二  
三

詳校官中書臣程炎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舉人臣汪元亮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二 宋

黃履翁 撰

勇論血氣理義之勇

聞之師曰有血氣之勇有理義之勇

南軒孟子解有血氣之勇有理義之

勇血氣之勇不可一日不克理義之勇不可一日不存

也夫發於志氣之動而非出於理義之安局於器質之偏而非得於學問之粹馮河不悔按劍疾視而外示虛驕之氣者血氣之勇也泰然於自克之境而變故不能



動釋然於不校之地而威武不能加氣塞天地志奪三軍而內得存養之實者理義之勇也此聖人歷歷乎君子小人之別南方北方之異者正恐學者知有血氣而不知有理義所以深致其辨歟甚矣理義之勇學者不可不存也爲學不勇則始勤終輟而有一暴十寒之累進道不勇則曰聖暮狂而有半途而廢之失改過不勇也則處心自吝必不更日月之蝕立志不勇也則用心太弱必不立中流之砥勇之於人大矣雖然亦未易言

也學未至於自反則其力不全於己無以克其私則其中索然而無所恃是必以誠敬爲入門以踐履爲實地以屋漏隱微爲謹獨之所以夜氣清明爲養性之天忿慾誠之賊也吾則窒之恐有以沮吾勇富貴性之蠹也吾則忘之恐有以汨吾勇意必固我心之翳也吾則無之恐有以累吾勇天者定人者勝非念不足以喪其所養外物不足以敗其所守則遇坎而莫爲之陷處困而莫爲之詘正大之理可質鬼神剛毅之志不渝燥濕雷

震於側而色不變太山壓於前而目不瞬此豈堅忍虛  
驕者所能勉哉抑亦平日克己之學也吾觀洙泗門弟  
如子貢之俊敏子夏之謹嚴子路之勇果皆平日之升  
堂入室者而所以傳夫子之道乃付之曾子夫曾子之  
魯退然而若怯歛然而若樸默然而似不能言意未足  
以任道統然觀其力量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也則天地  
同其大金石同其堅曰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則禍福一  
其心夷險一其行此其氣象太山岩岩壁立萬仞之壯

可望而不可近者參果何以臻此哉蓋涵養於忠恕一  
唯之時操存於一日三省之頃而固非挾諸外以爲重  
也參之勇愚意自魯中得之則其任道統之傳者非幸  
也宜也一傳而子思再傳而孟子由其存誠於暗室而  
患難之可行由其致嚴於妻子而威武之莫屈師友淵  
源之學有自來矣是學也寥寥千載誰其嗣之吾幸得  
諸關洛之門伊川謂不難於感慨殺身而難於從容就  
義則伊川以理義爲勇矣

遺書感慨殺身者  
易從容就義者難橫渠謂不

貴冒死之有爲而貴義理之已明則橫渠亦以理義爲

勇矣

橫渠語錄若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繫者莫能死吾於義理已明何故不爲

噫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吾觀涪州之行慨然勇往而窮

塞禍難舉不足以嬰其心以霜節雪操處事變以虛舟

飄瓦視世故益百變不磨而屹立者何勇哉

年譜元祐七年除直

秘閣判西京監先生再辭極論儒者進退之道御史董敦逸以爲怨望改授崇福宮九年哲宗親政申西監之命先生再辭不就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年送涪州編管門人謝良佐曰是行也乃族子公孫與邢恕之爲爾先生曰族子至愚不足責故人情厚不敢疑孟子既知天焉用尤臧氏

阜比之徹毅然

勇爲而孫吳佛老躍然而盡脫囊綻矢發不足喻其決

火烈湍奔不足言其果蓋一念頓悟至道者何勇哉

晦翁

贊橫渠早說孫吳晚逃佛老勇微軀此一變至道精思力踐妙契疾書訂頑之訓示我廣居嗚呼伊

川之勇於處變橫渠之勇於求道是豈自外入哉持敬

主一而僞心之已化樂天知命而妄心之已釋夫惟僞

妄之心不凝也則貧賤莫之戚危難莫之動是伊川之

勇皆順乎天也

語錄

德盛貌嚴而驕心之已忘心廣體胖

而吝心之已去夫惟驕吝之不留也則見善若不及聞

道惟恐失是橫渠之勇皆造乎天也

呂與叔撰橫渠行狀及語錄

嗟

夫已私盡克蟲賊不生仁之勇也剛直自守客氣不容

義之勇也動必以天無妄之健也順必以禮大壯之壯

也此洙泗之本原伊洛之功用學者所當體認其說歟

昔明道有詩曰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是英雄愚

謂以此書諸紳

明道詩曰閑來無事不從容睡覺東窗日已紅云云富貴不淫貧賤樂男兒到此

此是英雄

義利當辨於疑似之間

學問之道無他明乎義利而已矣爲人君而不明乎義利則其弊至於不仁爲人臣而不明乎義利則其弊至於不忠爲人子而不明乎義利則其弊至於不孝雖然  
是未可以易言也苟不致謹於疑似之微力辨於界分之嚴其是非得失蓋有毫釐之差而千里之謬者可不畏哉竊嘗疑之易之文言曰利者義之和又曰利物足以和義是言也蓋合義利而論之軻之七篇曰先利後義以爲不奪不賒去義懷利則以爲必亡是言也蓋別



義利而論之夫孟子一書前輩以爲得易之用顧乃背而馳者何哉及觀程夫子之論謂古者以利爲本苟不利則害性後人皆趨利故孟子拔本塞源不敢言利孟子與易所言則一然後知孟子之言蓋激於戰國之時也

伊川語錄

何者三代以前習俗純厚天理素明不以利爲

利而以義爲利故義利不容於不合三代而下人慾橫流私心日熾以仁義爲土苴以功利爲標的故義利不容於不別世之不信孟子者旣非其不當去利其信孟

子者又直言不可近利世無伊洛先生之論則孟子之

本旨微矣大抵義之說行則利固已存乎其間利而不

以義亦祇見其爲害耳故言善利之間者而其間不能

以髮言善惡之幾者而其幾爲甚微

通書

此君子戒謹恐

懼審思明辨於疑似之微界分之嚴也且雞鳴爲利利

也而徒近名不務實者亦利也

程氏外書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

近名則是僞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

龍斷罔利利也

而納交要譽惡其聲者亦利也

南軒孟子序如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者有爲

而爲皆利也 枉尋直尺詭遇獲禽者利也而不知先難而後

獲者亦利也

外書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唯知爲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

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至微事也而聖人以爲儒者之美談恐其利心之求便也未可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至末事也而君子以比穿窬之小人戒其利心之求得也必有事焉而勿正懼利心之害吾學也經德不回非以干祿言語必信非以正行慮利心之害吾德也聖賢之所以致辨甚嚴者蓋天下之理

非難明於白黑之易分而難辨於形迹之相似非難察  
於天淵之相遠而難知於毫芒之一間噫可畏哉是理  
也我朝伊洛講之詳矣載之遺書筆之目錄寓之經解  
邇其言究其味切切乎爲人爲己之別昭昭乎天理人  
慾之辨近世大儒如朱如張又相與紬繹之尤其親切  
著明也義固所以利之此子思語也而晦翁則謂義固  
有利若行義之時先言有利則此心已邪又發子思未  
言之蘊矣

晦翁語錄說義利處曰聖賢之言所以要辨別教分曉但只要向義邊一直去更不通思

量第二着才說義固所以爲利固是義有大利存焉若行義時便說道有利則此心已傾邪向那邊去聖賢直要止向一先義後利此孟子語也而南軒則別其有所路做去

爲無所爲又推孟子未露之旨矣

南軒孟子序凡有所爲而爲者皆利也

二君子者其論明其旨切無非自伊洛中來也昔太史公讀孟子書至利國之對而爲之廢卷太息流涕而言之彼蓋有感當時功利之徒而深信孟子塞原之論也雖然遷之學蓋有自來也董子嘗有正誼不謀利之一言誠得孔孟之餘論而遷之史記有予聞之董生云者

意遷從仲舒游而得是言歟嗚呼知遷之有得於董子之言則知朱張有得於伊洛之學信矣夫天下不可一日無儒者之論亦不可一日無師友之學也嘗謂義利之說不明於天下久矣自孔孟而後而董子知其味自董子而後伊洛探其源自伊洛而後朱張辨其分於是學者知有吾道之的人慾之蠹也昔廖公問學於龜山先生答以舜跖善利之分公猶請益不已蓋以爲此無難也而先生一言以警之曰吾懼子之不察以利爲善

耳公於是悚然知善之爲難愚方戒懼於此敢不請事  
斯語

剛柔

賴師道作成之力

嘗觀通書之論剛柔也詳矣其曰剛善則爲義爲勇爲  
斷反是而惡則猛隘強梁耳其曰柔善則爲慈爲順爲  
巽反是而惡則懦弱邪佞耳此言剛柔善惡之異也然  
所以易其惡至其中則拳拳於師道之立焉

通書師第七篇或問

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  
已矣不違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

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  
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  
之事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師道立則善  
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甚矣師道不可一日不立於天下也

古者有君師司主張吾道之權故人才有曲成之善後  
世有宗師任維持吾道之責故人才亦無偏尚之習又  
其後也上無君師以司其權下無宗師以任其責而世  
之人才不流於懦弱則流於高亢耳夫人涵二五之精  
抱綱常之正其本然之性固善矣然才品不能無優劣



氣質不能無厚薄氣之不同不能無清濁力之不同不能無強弱自非聖人未有不局於氣質之性者古之任師道者知之以爲是陰陽之運五氣之不齊也順性情而立其教闡義理以開其迷明中和以會其歸涵養其德性和平其心術矯揉其血氣裁其過而合之中約其偏而歸之全去其惡而納之善使一世長短小大之材而會之於渾龐純全之域故中者不倚正者不矯淑者不爲懦固者不爲僻此人材所以易就而理性情所以

爲王道之畢也昔者虞周聖人任君師之道也作樂教  
胄直寬剛簡其別有四建極示人剛柔正直其分有三  
考虞書之所命與箕疇之所訓未嘗不嘆古人於師道  
如此其備也直不專於直而必以溫則和順矣寬不專  
於寬則弘毅矣剛不近虐簡不近傲則無棄材矣此舜之  
命官有曲就之功而無直施之術剛克非暴也去血氣  
之剛而已矣柔克非懦也去血氣之柔而已矣剛而非  
暴柔而非懦則歸於正直而已矣此周之訓民無偏黨

之私而有正直之道嗚呼人有是性君有是教相與發躍以成就之此上世所以多全才而虞周之君所以有功於人物也故曰古者有君師司主張吾道之權而人才有曲成之善者是也昔者夫子聖人任宗師之道也無皇極之位而有皇極之德設教杏壇開壠啟瞶隨器成就因材發育獎勸其器質之粹者以勉其餘裁抑其性質之過者以警其失誘進其一二僅可稱者以要其成故當時諸子濡染吾夫子之教領悟吾夫子之訓莫

不悉爲中和之歸顏氏怒不遷犯不校粹然春風和氣  
似近於柔矣而爲邦一問毅然以王者之事爲已任一  
日克已天下歸仁非剛孰能之乎曾子得一大勇之說  
發而爲弘毅之語似專於剛矣而一貫之語悠然領會  
於一唯之間此時此意氣象從容畧無凝滯又非得於  
柔乎剛柔必歸於木訥多慾不足以言剛訥咳之下儆  
省有餘故曰宗師任維持吾道之責而人才無偏尚之  
習者是也自後世以來上無皇極之主爲之會歸下無

先覺之儒爲之發鑰腐唇句讀皓首經傳間有馳神聖  
賢於千載之上則亦倏倏然豈知所達或詭隨諛佞以  
爲利或矯亢沽激以爲高尚何望其氣質之變化哉且  
寬厚長者恥言人過西漢之淳厚美矣而其弊至有齷  
齷自守引經誤國厥角稽首爭獻符命坐視漢鼎之移  
而目不瞬此其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何有乎柔之善  
大學橫議壁立萬仞東都之名節高矣而其弊至有視  
死如歸甘戮如飴根連株繫恬不爲怪而漢之宗社亦

隨以亡此其爲猛爲隘爲強梁何有乎剛之善蓋惟未知師道作成之教故持心雖厚特移於氣習之陋非得於性情之正執節雖高特發於志氣之動非出於義理之安故曰上無君師以司其權下無宗師以任其責而人才流於懦弱高亢者是也蓋嘗論之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三才之所以立者固不外乎陰陽剛柔仁義之道而已然陰陽仁義即剛柔之別名也亦剛柔之迭相爲用也何者折

膠墮指天下之至陰本柔也而一陽生焉流金爍石天下之至陽本剛也而一陰生焉則陰陽未嘗不互爲其根仁有流動發越之意本剛也然其用則慈柔義有合

權從宜之意本柔也然其用則決裂

晦翁語錄先生答叔重疑問曰仁體

剛而用柔義體柔而用剛又問門人曰仁便有箇流動發越之意然其用則慈柔義便有箇商量從宜之意然

其用則決裂

仁義亦未嘗不迭爲其用嗚呼天地且不違而

況於人乎此晦翁釋太極之圖所謂陰陽成象剛柔成

質仁義成德固有體用之分其實則一太極也

晦翁太極圖解

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

自虞周之教不明孔孟之書不作而世之言剛柔者偏矣幸而濂溪浚其源程

張朱氏道其流而學者始知有中和之德其辨剛慾也

則曰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是戒夫人血氣之偏

矣遺書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其辨仁義剛柔也則曰仁體剛而

用柔義體柔而用剛是明夫人理義之全矣見其論顏

孟之氣象則曰和風慶雲太山岩岩也明道語錄仲尼天地也顏子和



風慶雲也孟子太山岩岩氣象也

所以形容聖賢剛柔之善其論夷惠

之清和則曰和而不流中而不倚也所以推明聖賢剛

柔之中

晦翁語錄門人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下惠夷齊正是如此曰是又曰柳下惠和而不流處

甚分曉但夷齊如何是中立而不倚處曰武王伐紂夷齊扣馬而諫不從却終身不食周粟此見得他中立不倚處曰如此恐倚做一邊去曰他雖如此又不念舊惡曰亦不相似文王善養老他便盡歸乎來後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此便是說也正源流通書之遺旨也

噫麗日祥雲和風甘雨此晦翁贊明道之和學者欲爲

柔則當以明道爲標準

晦翁贊明道曰山立揚休玉質金聲元氣之會渾然天成麗日

祥雲和風甘雨龍規圓矩方繩直準平此晦翁贊伊川德正中殿施斯普

之肅學者欲爲剛則當以伊川爲模楷

同上贊伊川曰規圓矩方繩直

準平允矣君子履也大成布帛之

大菽粟之味知德者希孰識其貴是必想舜樂之遺音

遵箕疇之正路玩洙泗馨歆之訓味濂溪善惡之論挹

明道座上之春風侍伊川門外之深雪歸而求之有餘

師孰謂師道之不立者雖然士以一身任綱常之責寧

過乎剛毋寧過乎弱寧爲狂狷毋寧爲詭隨此孔子思

得狂士孟子善養至剛橫渠謂剛則守而不可棄則入

而不立

橫渠孟子說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

回進道勇敢載則比它人自是勇敢多

晦翁謂剛果方能傳道柔弱不能

濟事也

晦翁語錄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看來這箇道理須是剛便立得脚住方能有

所成只觀孔子晚年方得曾子曾子傳子思子思傳孟子看來此語聖賢都是如此剛果決裂方能傳道若慈善柔弱終不濟事夫剛非士之累也守而精之金石可通發而

充之天地可塞循而達之天下國家可治世言太剛則

折士患不剛耳折不折天也吾聞東坡之言矣

蘇東坡論剛德

抑猶有未盡然者使其果出於義理何折之憂使其爲

血氣之剛則折也宜哉是則剛非士之累而柔乃士之累也處心太柔必無植立必無建明必不果於從政必不直於立朝必不克己之嚴重必不徙義之勇敢必不任道之弘毅士君子將何所擇哉每觀紹聖以來君子之得禍而慘伊川先生之流落涪州艱關困躋之餘瀕於一死使柔懦者處此未必不上柳河東之書也而先生怡然自樂晝夜生死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剛心勇志萬折不磨至今言之猶有生氣彼邪佞得志炎炎然今

皆安在哉吾未見剛者如先生之卓然有定力也昔韓退之平生倔强慷慨言事一見蠻煙瘴雨之悽愴而甘上功德之表其詩曰自從牙齒折始信舌爲柔平生剛氣折辱殆盡君子視韓退之之揉剛爲柔安得不三嘆三詠程夫子之剛

君權 攬權不必親細務

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以天下之論付士夫則人主之權重矣夫權出於人主則臣下稟國

家之命而不敢欺藩鎮憚京師之勢而不敢慢夷狄畏中國之威而不敢侮然人主之所謂總權者豈必屑屑然親事務之細哉夫苟屑屑然親之則其聰明必有所遺而威福必有所寄聰明有所遺者乃生患之原而威福之所寄者即弄權之漸也是故權不可以不歸於人主而必重廟堂之柄以總之政不可以不在廟堂而必擇臺諫之臣以察之言不可以不從臺諫而必通天下之情以廣之如是則萬世無弊矣愚觀漢唐以來其事

權分散四出或在宮闈或在戚畹或在貂璫或在權臣  
其弊徃徃不一者大抵廟堂之責不重臺諫之言不聽  
士夫之論不明耳且漢自孝惠以來白馬寒盟諸呂爭  
王是時也權出於房闈元成以後黃霧四塞司馬輔政  
是時也權出於戚畹然使平勃之歡早交本傳王陵之諍

得行

本傳太后欲立諸呂為王王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擊之陳平周勃曰高帝

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若稱制王諸呂無所不可及退陵讓平勃曰始與高帝啗血盟諸君不在耶今欲阿意背約何面目見高帝地下乎平勃曰面折庭爭臣不如君全社稷定劉氏之後君亦不如臣於是太后陽遷陵

爲太傅實雖百呂產其何施王商之言不屈

本傳瑯琊太守楊彤

與王鳳連昏其郡有災害商按問之鳳以爲請商不聽竟奏免彤奏寢不下鳳以是怨商陰求其短使人告商

閨門事

楊興之諫見聞

本傳詔博問公卿大夫無有所諱楊興諫曰云云

雖百王

鳳其何損夫惟廷臣沮氣公論閉口此漢之人主之勢孤

矣唐自中睿之世斜封四出紀綱紊亂是時也權出於

內庭德順之時北衙勢橫廢置自已是時也權出於閹

宦然使彥範之表弗沮

本傳桓彥範上表伏見陛下每臨朝皇后必施帷幔坐殿上豫

聞政事臣切觀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而不破國亡身者也伏願陛下覽古今之戒令皇后專居中宮治



陰教勿出外朝宋璟之言見容本傳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上

怒令斬之宋璟曰必欲斬月則宮掖安敢竊其柄蕭復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奉詔

之謀見聽本傳復言艱難以來始用宦者監軍權望太重是曹止可委宮掖事兵要政機勿使參預

帝不聽柳伋之疏早入宦者程元振傳柳伋上疏曰云云天下之心乃恨陛下遠賢良任宦

寺離間將相必欲存宗廟社稷獨斬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以神策兵付大臣疏聞帝顧公議不與

乃下詔盡削元振官爵則閹宦安敢弄其權夫惟甘言易入忠論

難從此唐之人主之位虛矣不然宣帝初年霍氏用事

猶前日也一旦赫然綜核名實以魏相爲丞相以丙吉

為御史朝廷尊嚴凜然太阿之出匣非任大臣之力歟

本憲宗初元藩鎮陸梁猶前日也神斷天造振舉紀綱

以杜黃裳總相權以李絳任言責強藩屏息豁然大明  
傳本之當天非任忠賢之功歟

傳本

大抵人主之權不寄於下

者大臣委任之專也大臣不能竊其權者言路風采  
之振也言路不至蔽其私者士大夫議論之公也祖宗  
所以為宰相置參貳分兵民為二府以給舍司兩省以  
臺諫察大臣蓋為是也是故政事歸於廟堂而言路通

於天下廟堂之有所失給舍得言給舍之有所不及臺諫得言臺諫之有所不能言天下能言之矣天下能言而人主能賞罰廢置豈得不謂之權不由己而何必親屑屑之事為人主之私哉五季以來藩臣竊權根據瓜裂不知幾年或廢或置彼得專之朝廷不知也或叛或服彼得為之朝廷不問也我藝祖英武自天雄斷如神杯酒雍容顛倒掌股

本朝事實雷德驥為御史中丞奏趙中令普強市人第宅上怒

叱之後德驥子有鄰復訟其庇吏受賄上怒按問罷相

分其支郡在此無疑心上

五代節鎮所領皆有支郡如劍南節度則凡劍南州軍皆為支郡魏博節度則凡河北州軍皆為支郡太祖乃令譚朗數軍直屬京師長吏得自奏留之邸第在彼事其後大縣屯兵亦有直屬京師者

無缺望

蔡氏官制皇朝革方鎮之患召諸鎮於京師款陪遊宴各賜邸第以留之分命朝士大夫

出守而權始歸君上嗚呼藝祖豈切切自親其末哉以政事之柄任中書以參貳之職分政權以臺諫之官糾大臣故收節鎮之兵則問趙普決征伐之議則

問趙普其任重矣然參政薛居正得以分其柄

時趙普為相甚

專藝祖遂置參知政事命薛御史雷德驤得以糾其失居正呂餘慶為之以分其權

此藝祖善於攬權也天聖之間政在東朝行法既寬推

恩益廣宋綬以總攬威柄之說進

長編明道三年宋綬言帝王御天下在總

攬威柄頃太后朝議者謂恩出太后今恩寵雖行又謂自大臣出非大臣固上何以致此余靖以自

攬威權之說進

增釋余靖言當今為陛下計但能天子自攬威權大臣公行賞罰沮壅夷之氣

塞盜賊之源

我仁宗始親政事稍肅紀綱宮中之有請謁

者斥

長編仁宗曰人皆知杜衍封還內降不知朕宮中以杜衍不可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

內

臣之有罪戾者絀

長編明道二年帝始親攬庶政裁抑僥倖初皇太后輔政江德明等交通

請謁薛奎言不斥逐恐稽以為亂上不欲暴其罪狀止絀之於外

而權始歸君上嗚呼

仁宗豈區區自任其繁哉責股肱之任於大臣而君

道常佚委耳目之寄於言者而上聽無壅

長編呂希純言仁宗責股

肱之任於大臣而君道常佚委耳目之寄於言者而上聽無壅享國之日長人至於今思之故始則委

夷簡終則委文富宰相之任重矣然范諫官得論夷簡

之非

長編明道二年郭皇后見疎呂夷簡以前罷相怨后范諷言后無子當廢夷簡贊其言先教有司無

得受章疏范仲淹同孔道輔數人詣垂拱殿門伏奏門者闔扉道輔叩銅鐻大呼乃逐仲淹等

唐御史

得糾文潞之失

長編唐介論文彦博燈籠錦

此仁宗公於攬權也

愚故曰以天下之責任大臣以天下之平委臺諫以天

下之論付士夫則人主之權重者此也

內外重輕

內外無失於偏重

天下之勢當重於內乎抑重於外乎曰內重則爲內憂外重則爲外患必使內外相制輕重相權則天下之勢均矣古者外有重兵內無強臣呼吸於談笑之間而奔走於藩維之外錯布於州郡之遠而順從於指顧之頃當此之時內非不重而其亂不起於左右之大臣則生於山林之奸民故天下之重不可使專在內也古者外

封侯國內翰王室其兵足以征伐其食足以守衛其權  
足以生殺當此之時外非不重而其極諸侯有擁兵之  
強國勢有倒垂之柄故天下之重尤不可使專在外也  
嘗論自古外重之弊莫如周內重之弊莫如秦西漢之  
勢類乎周東漢之勢類乎秦皆非善持天下之勢也其  
善持天下之勢者惟唐之太宗我朝之列聖耳周自  
得天下之後大封同姓星羅棋布犬牙相制維藩維翰  
意亦善矣厥後賞罰不歸於王室征伐不出於天子下



堂見諸侯而名分微強臣問周鼎而事權紊是內輕無以制之秦自并六國之餘銷鋒鑄鎬外無寸鐵形勢建瓴坐制六合謀亦遠矣未幾權臣內擅而無所忌匹夫橫行而莫之禁趙高肆指鹿之姦陳勝起揭竿之禍是外輕無以防之西漢懲曩秦孤立之勢今日割某城以益吳楚明日割某地以封燕趙僭上者不之問不朝者不之責至使七國唱亂幾危社稷西漢之勢何以異於周哉厥後建分封之策

漢武帝用主父偃分封諸侯王子弟

下削地之令

諸侯王  
子表

公族微弱幾不自立至使斗筭之莽談笑得漢

鼎璽而劉氏無一人以唱其義又何吹鑿之過耶東漢

鑒季年都試之弊

翟義討王莽因東郡都試勒車騎因發莽命移檄郡縣共行天罰誅莽

又李通勸光武起兵因請以材官都試騎士曰欲劫前隊大夫及屬正因以號令大衆乃使光武歸春陵舉兵

相  
應六年省郡國都尉

百官志中興建武六年省諸郡都尉并職太守無都試之役省關都

尉

七年罷車騎材官

光武紀建武七年詔曰今國有衆軍並多精勇且罷輕車騎士及材

官樓船士及軍假吏還民伍

九年省關中都尉

同上建武九年省關都尉復置護羌校尉

官

二十二年復罷諸邊亭候吏卒

同上建武二十二年詔罷諸邊亭候吏卒

至使北胡有變南蠻叛命

明帝紀永平八年北胡有變置度遼官又和帝紀永平十

四年南蠻叛置象林兵

羌犯三輔

百官志安帝以羌犯三輔置右扶風都尉

鮮卑寇居

庸

安帝紀建光元年鮮卑寇居庸

東漢之勢何以異於秦哉厥後改刺

史置州牧

靈帝紀中平五年改刺史新置牧

至籍外兵以除閹宦之根

何進傳

羣牧爭政漢遂三分又何改絃之甚耶大抵天下

之勢內無重則無以威外之強臣外無重則無以服內

之大臣而絕姦民之心此二者其勢並立若持衡然不

可使此首重而彼尾輕也唐之太宗其審天下之勢熟

矣既平宇內分四方之地盡以沿邊爲節度府而范陽

朔方之軍皆帶甲十萬

地里志河北一道曰平盧曰范陽隴右一道曰隴右曰安西曰

北庭曰河西

遠足以制夷狄之難近足以備匹夫之亂內足

以禁大臣之變而將帥之臣常不至於叛者內有重兵之勢以豫制之也貞觀之際天下之兵八百餘府而在關中者五百舉天下之衆而後能當關中之半而朝廷之臣亦不至於乘隙伺間以邀大利者外有節度之權以破其心也

陸贄傳太宗列置府兵八百餘所而關中五百舉天下不敵關中則居重馭輕之意

故外之節度有周之諸侯外重之勢而易置從命得以  
擇其賢不肖之才是以人君無征伐之勞而天下無世  
臣暴虐之患內府之兵有秦之關中內重之勢而左右  
謹飭莫敢爲不義之行是以上無逼奪之危下無誅絕  
之禍有周秦之利而無周秦之害形格勢禁內外相制  
未有如唐太宗之善爲制也恭惟藝祖立國神謀睿  
算中令謀國深慮遠計強藩爲患幾年於茲杯酒雍容  
顛倒掌股收其兵權無疑心也

藝祖召王審琦等曰汝曹何不釋去兵權擇便

好田宅市之爲子孫立久永之業君臣之間兩分其支

無猜疑不亦善乎明日乞解軍權以散官就第

郡無缺望也本朝事實五代節鎮皆有支郡如劍南其節度等太祖乃令渾朗數軍直達京師

規模遠矣哉是故以大梁爲天下之樞而聚諸道精銳

之兵甲卒數十萬衆戰馬數十萬匹

太宗語及北兵利害長自言國家以

大梁爲天下之樞故定都焉今天下甲卒云云

其兵之強未有如我朝也以

三司掌財計之權而總中外出納之用內則收禁藏之

金帛外則總漕運之財賦

蔡官制本朝轉運使副判官督集財賦悉隸三司凡經費

羨餘獻之三司積於左藏庫及分貯內庫者皆三司總之立勸沮之法

其財之饒未有如

我朝也此為重內之謀深矣然收天下之精兵聚之京師州郡之兵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衛聚天下之財穀入於京師州郡之財若不足也而猶足以自給大郡十數指揮中郡五七指揮小郡三五指揮軍儲餉給屬之運司統制軍馬隸之守倅一旦有警可以使之犯難而忘死外兵不減於內也二稅分數隸屬州縣地利贏餘歸之本州經費職之軍資庫犒宴職之公使庫而又使之回易收其息利外賦不減於內也

蔡氏官制一路賦稅推酤茶鹽

坑冶之利轉運得以哀多益寡以給逐郡其二稅定例分數隸屬州縣及係官房雜以地利坊場河渡支酬猶前不盡者盡歸本州其係官錢經省錢帛貯之軍資庫轉運總之其屬州縣之財賦別有州府庫貯藏聽知通備用非常其饋燕則有公使庫仍許回易收其利息以助費用其旨遠哉逐州置軍招營兵大郡有十數指揮中郡有五七指揮下郡有三五指揮每指揮率以四五百人爲額其軍儲饋餉悉在運司其統制軍馬乃隸守倅一方有所警州郡有兵有財足以取人率內不偏重兵屏衛王室平時儲戎器備城隍皆有其資外不過輕此國朝之制又超越唐太宗居重馭輕之意中興以來燕謀不遠江上諸屯老熊當道殿巖禁旅虎豹守關兵足以相制四總錯峙鞭算軍儲農寺中居山



積國用財足以相維其爲千萬年之計深矣然日者衛  
兵單弱尺籍多虛軍馬一司遠戍金陵爲根本慮宜熟  
籌之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三 宋 黃履翁 撰

內降

內降之名非美也殆亦鴻都斜封之意乎然鴻都斜封皆漢唐衰微之世而內降之名乃起於國朝全盛之日惟其見於衰微之世故漢唐之大臣多以任責蒙譴惟其起於全盛之日故國朝之大臣則以任責為賢任責而蒙譴必莫回其已壞之政任責而為賢必能杜其

方萌之始此治亂得失之所由分也然以漢唐論之又不能無辨焉漢自桓靈以來唐自中睿以後其弊亦適相當然漢之治日衰日亡唐之治雖微復起者有由矣蓋唐大臣尚得任其責諫官尚得言其事百司尚得舉其職公議猶存私情知畏亦足回狂瀾於既倒彼漢三府不舉劾尚書不加省奏請朝上罷譴夕報莫能挽天下之勢此漢之末代不及唐之中世也方桓靈之在位也常侍阿保氣燄薰炙手握王爵口含天憲出呼吸變

霜露陳蕃言之而就戮

本傳初竇太后之立也陳蕃有力焉及臨朝政無大小皆委於

蕃蕃與竇武同心戮力以獎王室徵天下名賢李膺杜密尹勲劉瑜等皆列於朝廷與共參政事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延頸相望太平而帝乳母趙嬈及諸女尚書旦夕在太后側中常侍曹節王甫等共相朋結諂事太后太后信之數出語命有所封拜蕃武疾之嘗共會朝堂蕃私謂武曰曹節王甫操弄國權濁亂海內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蕃大喜以手推席而起武乃引尚書令尹勲共定計策九月武出宿歸府典中書者先以告長樂五官吏朱瑀瑀盜發武罵曰放縱者自可誅耳我曹何罪而當盡見族滅因大呼曰陳蕃竇武奏白太后廢帝爲大逆乃夜召所親共普等十七人叩血共盟曹節請帝出御前殿拔劍踊躍趙嬈等擁衛左右閉諸禁門召尚書官屬脅以白刃使作救板拜王甫爲黃門令持節至北寺獄收勲等殺之楊賜諫之而

去位

本傳靈帝上以災異詔問消弭之術光祿大夫楊賜對曰今妾媵閹尹共專國政鴻都羣小並各拔

擢樂松處常伯任芝居訥言以便辟之性受不次之寵而令搢紳之徒委伏猷畝誦堯舜之言身蹈絕俗之行委捐溝壑不見逮及冠履倒易陵谷代處幸賴皇天垂象譴告周書曰天子見怪則修德諸侯見怪則修政卿大夫見怪則修職士庶人見怪則脩身唯陛下斥遠佞巧之臣速徵鶴鳴之士斷絕尺一抑止盤遊冀上天還威象變可弭

懷憤於遷逐之地飲恨於誅戮之時公

賜秉之子也

議掃地矣是故熹平鴻都之榜招集斗筭溷濁政理俛眉承睫僥倖恩寵呂強所謂三府坐逃選舉之負尚書復不訾省而選舉皆出詔用則祿賞之柄外朝不與聞

也陽球傳置鴻都門學鴻都門學諸生皆敕州郡三公舉用辟用辟召或出爲刺史太守入爲尚書侍中有

封侯賜爵者士君子皆恥與爲列焉旣而設爲鴻都文學樂松等圖象立贊尚書令陽球諫曰松等皆出於微

蔑斗筭小人俛眉承睫徵進明時而形圖丹青有識掩口今太學東觀足以宣明聖化愿罷之可以銷天下之

謗書奏不省

又呂強傳

黃門北寺之獄擅矯王命逐捕忠黨根連

株繫甘戮如飴鄭颯持節自行之而廷尉不豫聞三府不覆按則釜鉞之柄大臣不與知也

見上

方中睿之臨政

也公主則太平安樂尚宮則柴氏姜氏戚里則邸國沛國爭弄其權勢傾朝野宰相重臣皆出私門屠沽臧獲

納粟除官然大臣得言吏部得執公議尚存矣是故除

授之命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

一無所顧

本傳吏部員外郎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還朝隱一無所顧則大臣雖

失其職而百司尚能奉法以執奏也斜封之官兵部尚書姚元之力言停

廢至數千人則大臣有司尚得守公法以奏請也

本傳中宗時韋

后及太平安樂公主用事於側門降斜封授官號斜封官凡數千員至墨敕審宗景雲元年八月姚元之宋璟及御史

大夫畢構上言先朝斜封官悉宜停廢上從之罷斜封官凡數十人釋慧範何人哉建寺

作佛貲至萬計御史魏傳弓請寘極法乃行放黜

本傳御史

魏傳弓劾釋慧範建寺作佛欺罔奸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而傳弓謂刑罰國之大事陛下賞已亡以加宜刑所不及上乃黜放慧範於家 鬻伎行巫又何人哉濫居纓冕盡

占膏腴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謂今金銀不共於印東帛

不充於賜

本傳左拾遺辛替否上疏謂今十倍行賞十倍增官金銀不共於印東帛不充於賜富豪

商賈盡居纓冕之流鬻伎行巫盡涉膏腴之地則大臣雖失其職而諫官御史尚能引大義以彈劾也則

御史諫官尚能引大義以彈劾也夫漢之大臣不能救

桓靈之過唐之諸賢尚能規中睿之失此漢唐得失之

所由判歟嗚呼亦嘗究其源流乎蓋漢自中世丞相不



豫中朝之事

武帝

三公不任臺閣之職

光武

循習日久弊端

百出夫何陳蕃楊賜竇武之徒言之徒切聽之甚貌者

其來非一日矣至唐之大臣上佐萬機下理庶務事權

相通公論不泯又非漢之所可及武后垂拱之初命王

立本徃宣敕以鞠劉禕之事而禕之謂不經鳳閣鸞臺

何名爲敕則制敕未有不經鸞臺鳳閣也

本傳武后垂拱初或誣惊

爲侍郎劉禕之之陰事后命肅州刺史王立本徃宣敕以推鞠禕之謂不經鳳閣鸞臺何名爲敕也

文宗

太和之末宣除鄭覃御史大夫而中書侍郎李宗閔謂

每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則政事未有不經中書也

本傳

文宗太和未宣除鄭覃御史大夫而中書侍郎李宗閔謂樞密使崔潭峻每事一切宣出安用中書云云

宗開成之間李珣謂用杜悰爲戶部尚書陳夷行謂當

由上旨珣謂太宗用宰相天下皆先平章若事不由中

書安用平章則宰相未有不平章天下事也

本傳開成四年李珣

謂用杜悰爲戶部尚書陳夷行謂當由上旨不可使權在臣下珣謂太宗用宰相天下皆先平章故號平章事若事不由中書則莫用平章陛下昔語臣以實易直勸我於宰相啟擬五取其三二取其一彼宜勸我擇宰相不容勸我疑宰相陛下豈忘之耶

夫惟出納制敕之命進退賢否之權

一則曰鸞臺鳳閣二則曰中書宰相則人主有所憚而不敢私近習有所懼而不敢請此所以爲唐一代之良法也愚獨惜夫敬宗童昏暱比羣儉牛僧孺累表補外李逢吉表裏爲奸觀薛廷老以右拾遺入閣奏事謂近日除拜不由中書進擬多自宣出敬宗厲色叱之自拾遺見斥之後大臣不敢平章於上百司不敢劾奏於下本傳而天下事去矣所幸繼之以文宗之恭儉委任大臣不疑不貳李珣之賢自任平章之責宗閔之黨亦能嘆

宣出之非則唐斜封墨敕之弊固未至如漢之速亡也

本傳

然其消萌杜漸豈若國朝於全盛之日乎國朝自

太祖以來躬決萬機明白洞達一有賞罰外朝公議至  
天聖明道之間請托之門稍開奔競之風漸長仁祖  
親政痛革宿弊然天性寬仁坦然無我未能遽絕一時  
哀祈之思所賴防其微救其失者大而兩府之封繳次  
而臺諫之彈劾又次而百司之執奏也故杜祁公當慶  
厯之初與韓琦富弼實爲兩地之大臣同心合德交脩

佐佑凡內降與恩澤者積至數十則連封而面納之

仁宗有言外人雖知杜衍封還內降吾居禁中以衍不

可而止者多於所封還則兩府能封繳之力也

長編杜衍抑絕

僥倖凡內降積至十數則盡封還之上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景祐之初韓琦方爲諫官首論於所封還也其助多矣

內降爲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紀綱爲害至深願詔

皇族戚里之家不許陳乞

長編仁宗景祐初韓魏公琦實供職於諫省首論內降以

爲國家由祖宗以來躬決萬機凡於賞罰必使兩地大臣於外朝公議項因莊憲之垂簾奔競之輩私行

賄賂假託皇戚干請內降僥倖日滋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有勲唐之斜封今之內降蠹壞紀綱爲害至深願詔皇族戚里之家繼自今不許於內陳乞至慶厯李仲昌修河之罪不

經兩府詔從中出臺官相與極力言之則臺諫能彈劾

之力也

長編馬遵言李仲昌妄違朝旨輒壞河事臺官累有彈劾乞寘重典尋有指揮上令經赦未議

而已今者聽於何人既差臺官推劾又監以內臣是臺官未足取信於陛下也詔獄出於內降而中書不預議是中書亦不能信於陛下也又言若陛下聞之語言亦付外施行若謂已經中書則宜移之密院何煩內降駭物情而損國體哉趙抃言陛下正仲昌等罪狀宣諭中書行之可也付樞密院治之可也奈何事從內出張皇驚駭物議歐陽脩領京兆首論內旨之承準

長編嘉祐三年翰林

學士知開封府歐陽脩言內官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  
內降時與救罪其內降臣便不敢不司兼鑑進狀

龐籍倖開封力奏內侍之私請

長編開封兩府史扈王  
遷職一等尚美人遣內

侍韓從禮傳教旨免上人市籍府判  
龐籍奏其事仁宗命杖韓從禮

則百司執奏之力

也嗚呼當時不惟廟堂之大臣能任其責臺諫百司之

諸吏能糾其失而仁宗謹重命令愛惜名器又見於

倉卒應酬之間丁寧戒飭之際嘗觀當時小人有進甘

言邪說以誤聽者謂當收攬威柄事事率自中出仁

宗答曰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中出不如付之公議今宰

相行之臺諫言之大哉言乎其天地之心歟

長編開柴  
中家謂當

收攬威柄勿令人臣竊弄權事事率自中出仁宗答  
以措置天下事正不欲自中若自中出果有不使難於  
改更不如付之公議令宰相行之行而天下不以  
爲便則臺諫得言其失於是改之爲易矣云云 又觀

天聖九年至嘉祐八年其戒飭內降八條手詔切責諄  
復不曰內外庶官之請託則曰宗室外戚之干祈不令

中書密院執奏內降之差遣則戒內外百官毋援前比

之希遷大哉言乎其社稷之福歟

奏議曾肇言仁宗  
天地之度洞然無私

但慮左右干祈迫切不已臣伏見仁宗下詔約束臣  
下干求內降令中書密院具條執奏當時羣臣亦每以



禁止內降爲言輒見納用謹錄上仁宗戒飭詔書凡八條其天聖九年十月之詔則申戒內外庶官之請託明道二年四月之詔則申戒宗室外戚之干祈康定元年十月之詔則令中書密院執奏內降所與臣僚之差違慶歷四年十二月之詔則申戒臣僚因入對以求恩澤六年四月詔則申戒內外文武百官毋援前比以希遷改而皇祐二年九月之詔則尤爲訓誥之懇切德音有謂朕躬庶政之機持大公之柄比者儉倖四興妄圖或違禮干恩或負罪希貸率求內降間亦奉行蠹政虧風莫斯爲甚自今內降令中書密院并百司執奏無政施行者令諫官御史彈劾以聞丁寧警劾可謂切至而嘉祐三年八月之詔猶以比者內降雖許執奏而百司間有奉行爲言八月之詔猶以鎮海留後李璋自求內降罰銅爲言伏乞置之座右此仁宗之治所以超漢軼唐而爲百王之盛矣今日朝廷清明號

令整肅萬無此弊然欲防微杜漸當如以仁宗詔書  
八條置之座右以爲龜鑑此又燕翼之詒謀也

見上

本朝官制上

論新舊官制沿革

黃元禮官制國朝自太祖設官分職多襲五代之制  
雖稍有增損大體仍舊唐制省部寺監之官無所職  
掌別領內外任使省部寺監別設主判官員額惟以侍  
中中書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宰相乾德二年始置  
參政爲宰相副貳初以薛居正呂餘慶爲之宰相所居

省謂之中書門下國政所出兵政隸樞密院承五代之制有使副使太宗朝命石熙載以樞密直學士簽書樞密院事後以張士遜爲知樞密院事寇準溫仲舒同知樞密院事治平中郭逵以檢校太保同簽書樞密院事故樞密有使副使知院同知院簽書院員額與中書號爲二府尚書置判尚書都省一員掌百官赴省集議及大祀受禱戒之事六部各有主判率以學士待制館閣官領之吏部即審官東院掌尚書左選審官西院掌尚

書右選吏部南曹掌侍郎左選三班院掌侍郎右選流  
內銓考功郎官之職也戶部郎三司使尚書之任也其  
官崇職重久次者爲使稍輕則爲權使資淺則爲權發  
遣使公事度支副使戶部副使鹽鐵副使各一員此侍  
郎之任也別置子司判官八員度支判官戶部判官鹽  
鐵判官各一員所掌本曹郎官之職也判會案一員掌  
造器械唐軍器監職也判脩造案一員唐工部將作少  
府監職也判磨勘司一員掌勾考唐比部職也判

闕三

字院一員掌審司

關

出納及審覆百官諸司兵級請俸

舊兼禁軍以繁冗別立諸司專計司掌之以分其職判  
理欠司一員掌催促諸路遺欠禮部有判部及判禮部  
貢院即尚書侍郎之任內兵部事歸樞府工部事歸三  
司故此二部不設主判官多以別官兼之刑部則判審  
刑院及詳議官掌詳覆諸路奏案是其職也翰林學士  
襲唐制以六員爲額其帶知制誥即釐本院職事其別  
領省府職任即不帶知制誥內年德俱重者一員爲承

旨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其任即給事中也而  
隸樞密院知制誥即中書舍人之職也御史臺雖有大  
夫員而不除以中丞爲臺長次侍御史知雜事侍御史  
裏行殿中侍御史殿中侍御史裏行監察御史監察御  
史裏行已上爲諫官以別官兼領官即爲知諫院同知  
諫院亦有正諫議大夫司諫正言者九寺則判太常寺  
禮院即卿之任也資輕者爲知院同知院兼掌博士之  
職宗正有判寺一員太僕職屬羣牧司有制置使一員

以樞府及學士領之有判官一員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太府其職皆隸三司衛尉無所總轄其職分爲金吾衛仗司其環衛之任分隸三衙皇城司故此五寺別無置司并主判官員秘書省即昭文館史館集賢院謂之三館與秘閣同隸本省有直館直院直閣校理館閣校勘謂之館職初除於本省供職一年出補內外任使昭文史館有直館集賢院有學士脩撰直院校理秘閣有直閣校理又

有判秘書省秘閣一員專掌省事國子監有判其資淺者爲同知或同管即祭酒司業之任博士轉而爲直講將作少府軍器三監之職並屬三司而都水無常職員遇興役即差官亦係三司差人迨熙寧興役法水利方置判司農寺并司農寺丞員闕建大理寺方置權發遣大理少卿公事二員職掌官外有學士待制等員唯觀文殿大學士仁宗朝以賈昌朝辭使相特建此職仍詔非曾任宰相不除觀文殿學士資政殿大學士資



政殿學士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侍講學士龍圖天章  
寶文閣學士直學士樞密直學士三閣待制皆爲侍從  
清望之選並無職掌多帶職以領在內省府寺監在外  
藩方任使自資政以上多以授二府舊臣此國朝舊定  
制如此元豐初始命置局詳定官制在內設尚書省置  
令左右僕射門下省置侍中中書省置令已上爲宰相  
而兩令侍中不除人尚書有左右丞門下中書各有侍  
郎樞密院有知樞密院事同知樞密院事已上爲執政

尚書六部吏部一尚書二侍郎分掌四選吏部司封  
司勲考功屬焉戶部一尚書二侍郎分左右曹而戶部  
度支金部倉部屬焉禮部一尚書一侍郎禮部祠部主  
客膳部屬焉兵部一尚書一侍郎兵部職方駕部庫部  
屬焉刑部一尚書一侍郎刑部都官比部司門屬焉工  
部一尚書一侍郎工部屯田虞部水部屬焉每部郎官  
二員知州已上資序及階官朝議大夫已上爲郎官餘  
員外唯吏部戶部刑部郎官各置四員以其劇曹也

左右司郎官各二員通糾六部號都司專佐宰相理省  
事謂之宰屬翰林學士定以二員爲額久次者爲承直  
御史臺官名如舊制而除知雜事及裏行之名門下後  
省置左散騎常侍而不除人給事中四員起居郎二員  
左諫議大夫左司諫左正言寓焉中書後省置右散騎  
常侍而不除人中書舍人六員起居舍人一員右諫議  
大夫右司諫右正言寓焉號兩省官秘書省有監少監  
丞郎校書郎正字著作郎佐郎寓焉號館職罷直館院

校理等員闕惟存脩撰直秘閣號貼職而別領在外任  
使九寺太常宗正光祿衛尉太僕大理鴻臚司農太府  
有卿少卿丞簿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郎大理  
則置寺正評事司直四監將作少府軍器置監少監丞  
簿南外北外丞已上爲寺監官國子監有祭酒司業丞  
簿太學有博士正錄已上爲學官謂職事官罷三司使  
副及諸主判官而其職分隸諸省部寺監羣牧司使名  
不除而不命官其職皆屬太僕寺以太師太傅太保爲

三師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皆論道之官無專領之職  
爲宰相兼官以開府儀同三司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號爲使相以唐文散階換省部寺監官歸釐本  
職號階官爲寄祿官而食其俸以領內外任使以特進  
易左右僕射金紫光祿大夫易吏部尚書銀青光祿大  
夫易五曹尚書光祿大夫易左右丞正議大夫易列曹  
侍郎通議大夫易給舍太中大夫易左右諫議大夫中  
大夫易秘書監殿中監中散大夫易大卿監朝議大夫

易少卿監朝請朝散朝奉大夫易郎中朝請朝散朝奉  
郎易員外郎承議郎易太常國子博士奉議郎易太常  
秘書監中丞通直郎易太子中允中舍左右贊善大夫  
宣德郎易寺丞宣義郎易監丞承事郎易大理評事承  
奉郎易太常寺太祝奉禮郎承務郎易寺監主簿自承  
務郎至特進爲寄祿官大學士至待制其名皆存以爲  
二府罷政省部長貳給舍諫議補外之職集賢殿修撰  
直龍圖閣直秘閣號貼職庶僚領在外繁劇任使者帶

之削去憲銜檢校官留勲十二轉自通直郎以上帶入銜此為元豐新制官名即循唐舊典職掌亦倣周禮六官之法也

黃琦字元禮

本朝官制下

論新舊官制當否

論國朝之官制有二曰國初舊制曰元豐新制舊制之善者則官職分治脉絡相統祿秩有階遷轉得序也新制之善者則省部諸司各有職掌即曹等官不寄虛名也愚嘗究其沿革之得失矣國初懲以藩鎮之弊朝官

文臣多領外寄九寺三監皆爲空官特以是寄祿秩班  
序位而已向所典之事則別有職存也姑舉大略言之  
且兵部事歸樞府戶部工部事歸三司固然吏部既  
有官矣而別設審官院三班院以判其事禮部既有官  
矣而別創判禮部判貢院以董其務是吏禮二部皆虛  
存耳太僕事歸羣牧鴻臚事歸客省固然太常有卿  
矣而復立判禮院以任其責宗正有卿矣而復置判寺  
以行其權是太常宗正二卿皆空設爾至元豐之八



年取唐六典而與羣臣講明之踰二年而法成本末次第歷歷條舉或正而治之或旁而治之或統而治之向者省部寺監之無職今其職舉矣向者卽曹卿監之虛官今其官定矣此元豐更新之法不為不善也

會要元豐

三年以唐六典摹本賜羣臣命官置局以義制作上自考求故實自一命以上各區處而科條之省曹寺監以長治屬正而治之也故其爲法詳御史非其長以察爲官旁而治之者也故其爲法畧都省無所不總統而治之者也故法當考其成於是長史察月御史察李都省察歲五年而法成雖然此特正其名也若其美意微權隱然於分司設局之表者皆一切更

革之又不可不論者舊制脩造案之屬三司正以考其財之有無而今也脩造案爲將作監而百工興作之用戶部不得考是他司以辦事爲效而不恤財之有無也舊制磨勘司之屬三司正以論其事之當否而今也磨勘歸於比部並隸刑曹鈎考戶部不得知是戶部以給財爲功而不論事之當否也此司馬溫公言改官制以來五曹得以自專而戶部不能制者正嘆其脉絡不相

統之過

南憲記嘉祐中大水取三司河渠案置都水監元豐官制以三司會案之事歸之軍器修造

案之事歸之將作監皆隸二部於是戶部所掌版籍財用之事而已元祐中蘇子由爲戶部侍郎言都水將作軍器三監皆屬戶部凡三監有所爲戶部定其事之當否裁其費之多寡而工部任其工之良苦程其作之遲速又司馬公言戶部尚書三司使也云云自改官制以來三司所掌散任六曹及諸寺監應支用錢物五曹得以自專有司得符印舊制前行郎中進士則遷太常時應付而戶部不能制

少卿非進士則遷司農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今以一朝議該之是十二年之官一遷卽爲之矣舊制戶部尚書侍從則歷禮部戶部吏部常調則自工而刑自刑而兵累而至吏部今以一銀青光祿該之

是十二年之官八年俱歷之矣

丁騭云前行郎中考滿當遷進士則遷太常少

卿今朝議大夫也非進士出身則遷司農少卿或衛尉少卿由司農衛尉少卿入光祿少卿然後轉少府監如此三遷凡十二年今自朝議大夫一遷為中散大夫云此畢仲游言改官制遷轉

之法且謂昔之官品難於進今之官制易於高者正惜

其遷轉不得序之失

畢仲游云云

嗚呼安得因元豐更新之

名而參國初相維之意哉

漢官制

漢制自武帝而失

嘗觀司馬遷之表將相名臣也首記大事君子於此知

其職之當否

史記漢興以來將相名臣表先大事又觀記次丞相又次太尉又次御史大夫

班固之表百官也先論沿革君子於此驗其制之是非

西漢百官表上論沿革下表論拜表然合二表論之大抵載武帝分職之

謬更制之過則知漢之官制莫善於漢初莫病於武帝

也漢之初用丞相即御史大夫爲之灌嬰薨而除張蒼

蒼免而相申屠嘉

漢初以來將相名臣表

所以重國體也至武帝

盡弃舊法李蔡之死御史大夫湯不遷而青翟以太子

少傅拜

表元狩五年三月甲午丞相蔡有罪自殺四月太子少傅嚴青翟爲丞相

石慶之薨

不拜御史大夫寬而拜涿郡太守劉屈氂

正和元年四月壬申丞相

賀下獄五月涿郡太守劉屈氂遂爲左丞相

何輕哉漢初之用太尉特掌武

事於朝廷大政亦間與之自勃爲太尉而攻陳豨亞夫

爲太尉而伐吳楚彼時多因是拜相也

並本傳

至武帝置

大司馬其權遂出於丞相之上衛青拜而已重其權霍

光拜而復領尚書

衛青傳青拜大司馬而恩寵益盛又霍光傳光拜大司馬外典軍馬內領尚

書云

何重哉漢初之用御史大夫本副丞相其事權不

敢與丞相埒高后欲封諸呂問左丞相平太尉勃而不

及趙堯文帝錢穀決獄之問止及右丞相勅左丞相

平而不及張蒼

本傳

其權任可知也至武帝急於功利乃

專任御史大夫而使之自行不經丞相議造白金皮弊

之事委御史大夫湯而丞相李嚴不之知

武帝初年張蒼爲御史大

夫議造白金皮弊等事李嚴爲丞相但充位耳

議徙流民四十萬之事用御史

大夫寬而丞相石慶不之聞

兒寬爲御史大夫與上議行封禪引九卿更進用事

更不關決於石慶是時議徙流民於邊四十萬口上知慶老謹乃按御史大夫兒寬以下議

又何其

甚哉此漢三公之制變於武帝也太常之職掌宗廟禮

儀以列侯忠孝敬謹者爲之漢初此意甚重爾

漢表太常秦官

掌宗廟禮儀又宋百官志漢制太常以列侯忠孝敬謹者爲之至武帝之世多至獲罪

有陵橋道絕免者

孔誠

風發廟瓦免者

魏不害

由元狩而下

奪爵免官者至二十八人

本表下

而尊奉宗廟之意失矣

並漢百官表下光祿勳之職掌諸郎衛考其德行而進退之漢

初此意甚美爾

後志本注曰掌宿衛掌宮掖門戶典謁署郎更直執戟宿衛考其德行而進退

之至武帝之世郎選以財而充補

武帝後入財者補郎

期門以武

士而宿衛

本表

而選用郎衛之意壞矣廷尉所掌刑辟也



漢初用張釋之輩任之固有恤刑之心

本傳

至武帝任張

湯杜周之流而法令益滋

本傳

甚者令諸官府各治其事

不統於廷尉恤民之意安在哉

後補志云

自武帝而下京師諸官府各置治獄

以治事凡三十餘所

大司農所掌財貨也漢初用執盾襄輩爲之

按漢表高帝元年用執盾襄爲治粟內史自後更不除人至景後元年改內史爲大農令繼年惠寔爲之未

聞有興利之議至武帝任弘羊孔僅之徒而摧禁日嚴

武帝始令郡置鹽鐵以隸大司農弘羊孔僅行鹽鐵事

甚者均輸有令告緡有令

紛紛四出裕民之意安在哉此漢九卿之制變於武帝

也丞相得劾倖臣漢法也

中屠嘉欲斬鄧通戲殿上

自武帝遊宴後

庭而閹人遂恣由是有恭顯弄權之禍豈所謂閹寺

屬太宰之意乎主爵掌治內史漢法也自武帝始分三

輔而畿內間斷由是有京兆尹劾丞相之弊豈所謂二

卿則公一人之意乎

漢表上內史周官掌治京師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內史武帝更名右

內史爲京兆尹左內史爲左馮翊主爵中尉爲右扶風云

去監御史而州郡無監忌

之患漢初鑒秦之失也

漢皇表監御史掌監郡秦官漢省之

至武帝有部

刺史之置州郡自截然於外刺史專達與丞相無與是

外部之血脉不相關矣

漢表部刺史武帝元封五年初置掌奉詔條察州職六百石員

十三人初丞相分遣使刺州

去加官而外朝有相通之善亦漢初懲

秦之弊也

漢表加官侍郎左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秦官

至武帝復加官之任

凡小臣一得加官得入中朝親近議論與朝廷相絕是

中朝之血脉不相關矣

表所加或列侯將軍卿大夫都尉尚書太醫令太官令至郎中

無員多至數十人給事中亦加官

自是而後一變而成帝權入尚書

成帝

懲恭顯中書之弊遂罷中書置尚書五人

再變而光武任歸臺閣

光武不任三公事歸

臺閣人徒見流弊至此夫豈知其所自哉

禮以齊家為禮之本

四官各垂法而禮獨不著於象魏

周禮天官太宰垂治象之法於象魏地官

司徒垂教象之法於象魏夏官司馬垂政象之法於象魏秋官司寇垂刑象之法於象魏春官宗伯無之

四

官各有司而禮獨名於宗伯

見禮

之為用大矣哉蓋藏於

人心之微而不在於耳目觀瞻之頃關於天地之大而非

付於有司職掌之末嘗觀周禮一書經制大備冠昏祭祀

秩秩乎其文吉凶軍賓繩繩乎其典上而朝廷宗廟燦然

有儀以相接下而閭里鄉井歡然有恩以相交人以為周

公之制度其纖悉詳密也如此雖然有關雉麟趾之意然

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

龜山語錄注見下

知三代致治之意始

可講周官經世之務

龜山語錄正心一事若深知而體之自有其效王氏之學蓋未達乎

此其治天下專講求法度如彼修身之潔宜足以化民矣明道嘗曰有關雉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蓋深達乎此又熙豐君子雖通世務而所取為證者秦漢以下之事而已有為秦漢以上之說者與之爭取不勝今之論事者多以三代為言實未必曉有能以三代之法與之剖析是非有不戰而自屈者然須深知三代之意方可若周官之書先王經世之務也不可

不講先儒固嘗言之矣大抵自

其身而刑於家閨門肅肅無以異於宗廟之間社席雍

雍無以異於朝廷之上内外有章宮庭有度此禮之行  
於一家也自其家而推之國君臣相正官師相規官府  
俱爲一體上下合爲一心此禮之行於一國也誠以內  
治之不謹則禮法之不嚴家道之不謹則經制之不立  
是以成周聖人內朝燕佚必有師保正救之官而閹尹  
婦寺又皆屬於冢宰之臣此風化之流行表著之觀瞻  
蓋在此而不在彼也觀周禮者不驗冢宰師保之職而  
徒取春官宗伯之任君子謂之不知務嗚呼魯用周禮

識者以其爲未可動

韓宣子聘魯見易象與春秋曰周禮盡在是矣又曰魯秉周禮未可

動秦未能用周禮詩人謂無以固其國

詩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

將無以固其國焉禮之爲用大矣哉漢唐之言禮陋矣諸將擊

柱何等威儀

叔孫通傳

倖臣戲殿何等氣象

鄧通傳

是朝禮未

肅也既祀宗廟又祀便殿既祭郡國又祭園陵是廟禮

未專也

韋元成傳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

各自有陸旁立廟并爲百七十六又國中各有陵寢廟殿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日十四食歲三十

祀五后蒼所紀徒顯學校之闕

后蒼傳

曹褒所定又雜識緯

之書

本傳

習儀禮者徒善爲性

徐生

談曲禮者指爲拘曲

王成

傳

彼見禮爲何物哉皇后亞獻不免瀆神

高宗封於社首以皇后爲

亞獻本紀

文昌祠先僭用音樂

段文昌享祀先廟至用音樂薦之

何有乎吉

禮元齡大臣至今奪服

房元齡傳

茂宗尚在亦使借吉

張茂宗

何有乎凶禮以言其軍禮則元宗講武驪山三閱之餘

元振遽奏禮止

元宗講武驪山既三令帝親閱之元振遽奏禮止帝怒軍容不整引在蠡下將

斬之劉幽求張說扣馬諫曰元振有大功有罪當宥乃赦死流新州卒

以言其賓禮則代

宗故事宴曲江至使教坊倡譚雜侍雖御史風憲之司



而亦與所謂貞觀禮書

禮樂志太宗時定爲吉禮六十一篇賓禮四篇軍禮二十篇嘉

禮四十一篇凶禮十篇是謂貞觀禮

開元禮卷

元宗時乃詔正仲丘等定百五十卷是爲開元

禮禮閣新儀

元和未韋公肅又爲禮閣新儀

曲臺新禮

王容威爲曲臺新禮並禮樂志

彼安知禮之本哉蓋嘗因是考論漢唐之禮惟其不知

造端立本於脩身齊家之說而徒求粉飾顯設於具文

觀美之際此禮云禮云所以有愧於成周也漢自祖上

杯羹之語一聞而父子之禮缺矣

高帝紀

自僞遊雲夢之

事一起而君臣之禮缺矣

韓信傳云

呂后之橫不能制而夫

婦之禮缺矣故一傳而有房閨專政之患

呂后紀

再傳而

有夫人並坐之醜

袁盎傳

又再傳而有外戚弄權之漸

田蚡

實憲傳

漢之禮不明於家庭之間毋怪乎朝會祭祀之無

度也唐自貞觀有內慙之德閨門之禮紊矣

太宗顯慶妃贊

多中決之政而朝廷之禮紊矣

高宗

垂拱有殲箕之姦而

宗族之禮紊矣

武后改嗣聖爲垂拱盡殄諸李國號周

故一傳而有斜封

墨敕之濫

中宗時安樂公主用事降斜封墨敕云云

再傳而有漁陽召亂之

釁

元宗時安祿山反

又再傳而有閹宦擅政之禍

宦官傳

唐之禮

不正乎人倫之本母怪乎吉凶賓嘉之亡制也嗚呼漢祖起自亭長親與推埋屠狗之徒搏取而僅得之唐之

源流又出於夷狄之陋

晦翁語錄唐源流出於夷狄故閨門失禮之事不以爲畏是

以君臣父子之大綱仁義禮樂之正統視之爲迂濶而不暇講也惟我國朝自藝祖肇造以道立極以禮御

世兄弟相傳而天下服其孝弟

昭憲太后問太祖曰汝知所以得天下

者乎上曰此宗祖及太后餘慶也后曰不然正由柴氏使幼兒主天下羣心不附故爾汝後當傳位汝弟上曰敢不如母教遂召趙普立誓藏之金匱父子相遜而天下服其孝慈

高宗禪位

孝宗一堂父  
子堯舜揖遜

天作之配則如高曹向孟有安邦安國之

功而無險陂私謁之行社稷之臣如杜富韓范有同心

體國之忠而無徇私忘公之患程伊川謂自三代後本

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而推原其由蓋以忠孝廉恥爲

之紀綱之效

伊川語錄  
注見下

呂微仲謂自三代後本朝百三

十年無事而推原其由亦以事親治內之法之驗

伊川語錄

嘗謂三代之後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無內  
亂四聖百年相授受命之日市不改肆百年未嘗誅殺  
大臣至誠以待夷狄此皆大體以忠孝廉恥爲之綱紀  
故能如此  
長編元祐八年對讀寶訓畢呂大防進曰

祖宗家法甚多自三代後惟本朝百三十年中外無事  
蓋由祖宗所立家法最善臣請舉其畧事親之法事長  
之法治內之法外戚之法尚儉夫惟國家致謹於正心  
之法勤身之法尚禮寬仁之法

脩身之法加意於事親齊家之本則布之朝廷宗廟達

之内外上下未有不由于禮也是故郊祀廢典也而行

於建隆

五朝實訓太祖建隆四年行南郊之禮

藉田曠儀也而行於端拱

長編端拱二年行藉田禮云云

明堂亦希濶之舉也而行於皇祐

皇祐二年

請季秋太享明堂

朝會有禮以十五條彈其失儀

類苑凡羣臣起居謝辭失

儀者閤門使及宣徽使八十五條彈奏

婚姻有禮而以五禮存其名數此

開寶通禮

開寶四年命劉溫叟以本朝沿革之度廣成此書凡三十卷號爲開寶通禮

慶曆

禮儀

長編慶曆四年上新修太常禮四十卷慶曆新禮儀三十六卷賜脩書賈昌朝以下器幣

禮閣

新編

天聖六年王緯上所撰禮閣新編

太常新禮

見

可與太平六典相

表裏也噫繼周百世損益可知禮儀威儀待人而行愚

不無望於今日

乾  
寧  
禮  
閣  
寶  
藏

古今源流至論別集卷三